

## 慕佐的奉獻

### 關於里爾克〈致奧菲厄斯十四行〉原詩及翻譯

文 彭依仁

2022年，俄烏戰事正酣時，恰巧也是德語現代詩人里爾克，完成晚年代表作《杜伊諾哀歌》，並開始創作《給奧菲厄斯十四行》一百周年。在那個歲月，因一戰而顛沛流離的詩人，在戰後的1921年寓居於奧匈帝國海港城市的里雅斯特的杜伊諾城堡，並在1922年遷居於瑞士日內瓦湖東瓦萊州（Valais）山區の慕佐古堡（Château de Muzot）休養，直到1926年12月29日逝世於日內瓦湖畔的蒙特勒（Montreux）。在1922年裏，他一口氣寫下55首高度連貫的十四行詩，分為上卷（26首）及下卷（29首）。觸發詩人創作這些十四行詩的原因，是其女兒露斯（Ruth）一童年玩伴，維拉·奧卡瑪·克諾普（Wera Ouckama Knoop）之死。維拉與四年後逝世的詩人恰巧一樣，都是死於白血病，死時只有17歲，本來喜愛舞蹈的維拉，因為罹患絕症，而學習繪畫、音樂等。維拉的死訊不單觸動里爾克對此少女的想像，也觸發他對於現代世界人類命運，諸如機器資本主義、戰爭等問題的思考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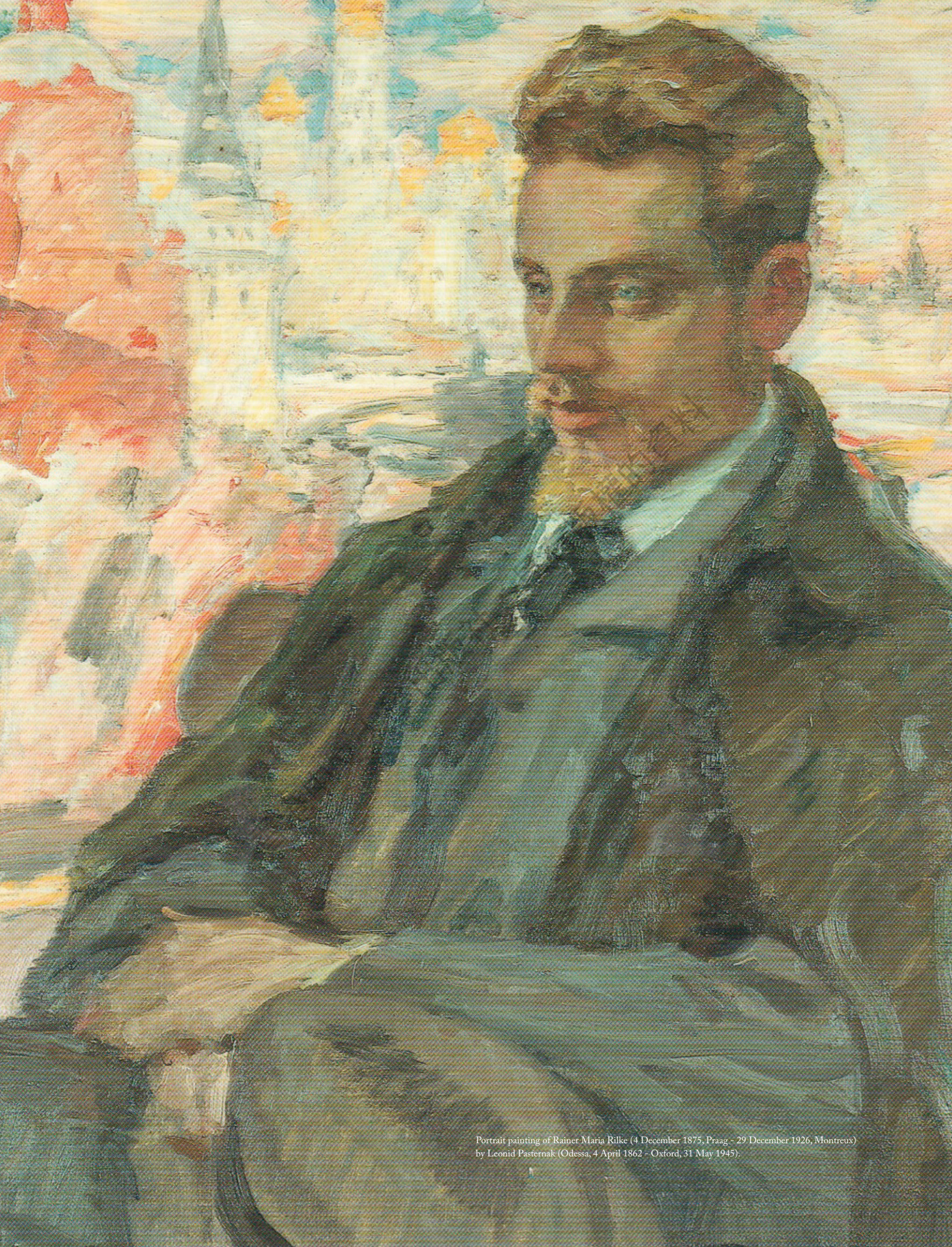
為紀念詩人撰寫《給奧菲厄斯十四行》一百周年，一些新譯本亦面世，比如科羅拉多大學哲學系助理教授Rick Anthony Furtak重新把里爾克所有十四行詩譯成英文，又比如台灣詩人張錯參考多個英譯本後，將《杜伊諾哀歌》和《給奧菲厄斯十四行》譯成中文。9月29日晚，筆者與鄭政恆在序言書室舉行一場名為「慕佐的奉獻」的對談活動，政恆兄講述里爾克創作的背景及第一卷第一首，筆者以原文和部分中譯版本講述第一卷的第三首、第二首、第六首和第七首，我本來希望講述更多，比如第一卷第十八首與及第二卷第十首，因為時間關係而無法講述更多。雖然是妄自點評，可是能為這樣兩組跨越生死、歌頌讚美、探討人類局限性的十四

行詩，寫些文字，也是一件極有意義，且得著甚多的事情。

張錯把Sonette an Orpheus一名譯成《給奧菲厄斯十四行》，中國大陸譯者大多跟隨馮至的舊譯名〈致俄耳甫斯十四行〉，這裏取了張錯的譯名。就詩體而言，不管我們稱為十四行詩、十四行、商籟，sonnet或Sonette，閱讀外國詩歌的朋友應不會陌生。對晚年里爾克來說，這種體裁在波特萊爾《惡之華》那裏達致了高峰，不說超越它，單單是要運用這種體裁也是很吃力的。彼特拉克的十四行詩傳統，在第一、二詩節的押韻上採用環抱韻。里爾克不拘一格，有時第一節是ABAB，第二節是CDDC，如第一卷第廿六首、第二卷第二首等。由於里爾克要表達富於哲理的複雜意念，又涉及林林總總的意象、動作，也經常作跨行或採長短參差的音步。

遺憾的是，我手邊的譯文有限，基本上只能倚賴綠原那個經典但陳舊的中譯本，以及張錯的新譯本，再參照部分林克的譯文。馮至的譯文很通暢，但很可惜地，他幾乎避重就輕地，翻譯了次要而相對易譯的十四行詩，基本上沒有我將要解讀的任何一首。政恆兄說程抱一的譯本很好，同樣好的還有吳興華、陳寧，另九葉派詩人陳敬容、台灣詩人李魁賢也譯過包括《致奧菲厄斯十四行》在內的大量里爾克詩作。如手邊有這些譯詩的話，應作一更詳細的對比。但我想，我還是可以運用我對德語的有限知識，借這些譯詩說出我相信是里爾克的原意。

里爾克的詩是詩歌的珍寶，其價值之一，在於讓新手學會很多東西，其中如何「看」一個人就是要畢生學習的一課。這不止關乎詩藝，也關乎我們



Portrait painting of Rainer Maria Rilke (4 December 1875, Prag - 29 December 1926, Montreux)  
by Leonid Pasternak (Odessa, 4 April 1862 - Oxford, 31 May 1945).

## 出有入無、因無顯有 略論〈某種老朋友〉的「人生觀」

文 栩晉

久未執筆，但偶聽林夕新詞：〈某種老朋友〉（下稱「某」），實在難掩激動之情。此前，筆者總以儒者自居，追逐著那「君子」、「大人」的身影，但年歲漸長，經歷愈多，挫折愈彌，心便轉而體味釋道那「無為」、「謙下」的心態。近日，與一位前輩談及自身後，想不到對方劈頭便一句：「你命犯小人，且犯得很嚴重；反正，你有為無為，對方都會犯你，你不如為所應為，不是嗎？」

回家途中，細味此話時，再聽到「某」的精警歌詞，不禁心頭一凜：「『捨』之境誠然為高，但前題是『執』，不入塵世，何來出世？真正的人生絕非單純的「無我」、「無住」、「無執」；相反地，能「我」而「無我」、「住」而「無住」、「執」而「無執」，方是至境。對此，筆者以為「某」詞所揭示的正是這「出有入無，因無顯有」的「人生觀」。

所謂「出有入無」，意即人生在世，勢必遇上不同的人、事、物、景，或喜或悲、或怒或懼，這一切實際的、有形的，便是「有」，因此入「有」自是必然，但重點在「出」；若人能洞悉當中意蘊，不為「有」困惑，即為「出有」。佛家有云：「緣起性空」，以為萬「有」皆為「因緣」所生，緣起則生、緣散則亡，既為必然，亦為偶然。由此，事物皆無自性，就像「空」一樣，非無非有，亦有亦無，唯待「緣起」，亦必「緣滅」，故「空」為其性。悟此一理，人不再執於「有」，無我亦無所執，亦無所住，此即「入無」。

合上而言，佛家之「空」乃合「有無」而生，既非絕對有，更非絕對無，其精義在於「悟」，在於「面對」。「因緣」乃為必然，故毋庸逃避，亦逃避不了；又為偶然，便無所執著，亦執著不到。既然如此，人只需積極面對「緣起緣滅」，投入、享受、感悟當中的情感。但同時，我們又要坦然

接受「萬物性空」，對待、明白、感受帶來的思緒，此即為「出有入無」之境。

當我們細閱「某」的歌詞便不難發現林夕極欲展示的「出有入無」之境。據詞所載：

突然地疑惑龐大陰影活像鯨魚 只有等你要呼  
吸了才重遇  
肯與不再肯也未出於自願 胡言後聽你亂語  
為何只懂得看書 為何不邂逅奇遇

「突然地」一詞充分反映了人的思緒、思憶乃不自控的、偶然的，而「疑惑」則是指與那「龐大陰影」（筆者以為這泛指思緒、思憶而已，並非全指人生的陰暗面）的重遇並非首次，而是經常發生的「必然」動作，否則應難讓人「疑惑」的，但正是這「偶然」的「必然」正好突顯那「龐大陰影」本就存在，而非日思夜想而生的。接著，林夕便將此意化作文學意象，讓讀者及聽眾細味。

眾所周知，「鯨魚」作為最龐大的動物，長年深潛海底，就像那陰影般，經過長時間的「偶然」的「因緣和合」累積而成，既大且沉，一般會沉睡於人的思緒腦海深處，只待「呼吸」時，便會挾雷霆萬鈞之勢，衝出海面，與「你」重遇。此外，「呼吸」為萬物生存的絕對必要條件，因此「鯨魚」浮面又是必然之舉，這亦呼應了有關「陰影」乃必然存在，不可能隨時間、空間而消失的，故「重遇」非關「肯與不肯」，亦「未出於自願」，即使是「我胡言你亂語」的刻骨銘心的思憶，那種看似「偶然」的重遇實是「必然」的事情。由此可見，林夕實在深諳「緣起緣滅」的「偶然」實是「必然」，並將之化作「鯨魚」這文學意象作載體，展示大眾之前。

至於「為何只懂得看書，為何不邂逅奇遇」

(讀))  
(((音)

## 上帝粒子

蔡炎培

上帝粒子  
是駿  
是「魚子精華」

上帝粒子  
是驥  
是「蓋世子牙」

上帝粒子  
是馬  
是「十項全能」

這，超級市場、通勝  
八卦雜誌、報紙風月版  
很容易找到  
霍金先生跟人打賭  
輸了

2009年2月23日



(讀))  
(((音)



攝影：梁山丹